

第七十四回

打双陆嘉言述前贤 下象棋谐语谈故事

话说紫芝惧怕玉蟾，连忙走开，来到双陆那桌。只见戴琼英同孟琼芝对局，掌红珠、邵红英、洛红蕖、尹红萸在旁观局。掌红珠道：“当日双陆不知为何要胜三骰？与其掷出除去一个，何不就用两个，岂不简便？妹子屡次问人，都不知道，其中一定有个缘故。”孟琼芝一面掷骰，一面笑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大约因为杜弊而设。即如两个骰子下盆，手略轻些，不过微微一滚，旋即不动。至于三个骰子一齐下盆，内中多了一个，彼此旋转乱碰，就让善能掐骰也不灵了。况双陆起手几掷，虽不要大点，到了后来要紧时，全仗大点方能出得来。假如他在我盘，五梁已成，我不掷个六点，只好看他一人行了。以此看来，他除大算小，最有讲究的。”尹红萸点头道：“姐姐议论极是。古人制作，定是这个意思。我还听见人说，双陆是为手足而设，不知是何寓意？”戴琼英道：“他是劝人手足和睦之意，所以到了两个、三个连在一处，就算一梁，别人就不能动。设若放单，不能成梁，别人行时，如不遇见则已，倘或遇见，就被打下。即如手足同心合意，别人焉能前来欺侮？若各存意见，不能和睦，是自己先孤了，别人安得不乘虚而入？总要几个连在一处成了梁，就不怕人打了。这个就是‘外御其侮’那个意思。”洛红蕖道：“可见古人一举一动，莫不令人归于正道，就是游戏之中，也都寓着劝世之意。无如世人只知贪图好顽，那晓其中却有这个道理。”

紫芝道：“琼英姐姐且莫掷骰，妹子说个灯谜你猜：三九不是二十七，四八不是三十二，五七不是三十五，六六不是三十六。打一物。”掌红珠道：“我猜着了！可是十二？”紫芝道：“三九、四八、五七、六六凑起来，都是十二。姐姐猜的真好。但妹子刚才有言在先，打的是个物件，请姐姐把‘十二’取来看看，如果是物件，就算姐姐猜着。”红珠不觉笑道：“呸！我只当是个数目哩。”邵红英道：“可是双陆？”紫芝笑道：“这个猜的却好，至于是不是，且等我看看花湖，再来回覆。”

于是走到海棠社，只见酆锦春、言锦心、廉锦枫、卞锦云四人在那里看

花湖，哀萃芳、叶琼芳在旁看“歪头湖”。廉锦枫见紫芝走来，连忙叫道：“姐姐来的正好，妹子输的受不了！我这初学的花湖，如何上得场？刚才我求萃芳、琼芳二位姐姐替我看两牌，谁知他把么六、二三、四六认作杂花，成了下去，倒被他们割了一个耳朵。姐姐替我看看罢，今日被这三公、三才，头都闹昏了！”紫芝道：“怎么如今花湖忽又添出三公、三才，这是怎讲？”锦云道：“何尝添甚么三公、三才？只因锦枫姐姐头一次起了一个双张，做了一回老相公；第二次补牌，又多补一张，又做一回老相公；第三次下家还未起牌，他又多起一张，又做一回老相公。一连做了三回老相公，因此他叫做三公。”紫芝道：“三才又是怎讲？”廉锦枫道：“紫芝姐姐未曾读过《三字经》么？”紫芝道：“《三字经》上有句‘三才者，天地人’，怎没有读过？”锦枫道：“妹子每牌总是天、地、人三个单张在手，偏偏又是肚子，又不敢打，所以打了半日么，还未成得一牌。刚才好不容易叫六头，偏偏又被上家拦成。”哀萃芳道：“那牌原是姐姐自己打错。”紫芝道：“怎么打错？”叶琼芳道：“他手里只剩一对天牌，却把长三打出去，恰好锦心姐姐六张开招，一连补了三张么三，又是一个六张。这也罢了，末尾还补二三一坎，恰恰凑成一封。及至锦心姐姐再打三六，锦云姐姐也是六张开招，喜相逢拦成。这比我的么六、二三、四六诈湖更臭！”酆锦春道：“这一牌不独锦枫姐姐吃亏，就是妹子也多输三个龙船。这牌方才打错，接着一牌湖四头，又把长二打去，被人六张开招双封，也是一对人牌成了。”

言锦心道：“锦枫姐姐打错也罢了，并且打的也过慢。刚才有一牌左拆右拆，弄了半天，再也打不出。彼时适值我是梦家，因他踌躇，过去看看，谁知他手里除了天、地、人三个孤张，还有六张闲牌，打去一张，却是‘八尖嘴’。”紫芝道：“若是这样，他打的虽臭，倒有一件可取，却还细腻。但只工夫还未到家，能够练的打到‘眠张儿’，那就好了。”锦春道：“何为‘眠张儿’？”紫芝道：“眠者，睡也。即如他家应该发牌，左拆右拆，左打右打，再也打不出。及至闹到后来，把那三个看牌的都等的瞌睡起来，这才打出去，其名就叫‘眠张’。”锦枫道：“姐姐莫闹了，你再闹，更要错了。”紫芝道：“今日这牌，不但添了三公、三才，只怕还要添个骨牌名哩。”锦枫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紫芝道：“姐姐刚才湖六头，打长三，湖四头，又打长二，少刻湖二头，再把地牌打了，岂不凑成一副‘顺水鱼’么？”锦枫道：“我的紫姑太

太，够了！够了！你老人家不要刻薄了！请罢！请罢！”紫芝道：“我要抽几个头儿，才肯走哩！”锦枫道：“我还没赢，那有头儿？”紫芝用指在锦枫头上一弹道：“这不是头儿？”锦云用力把紫芝朝外一推道：“人家这里顽钱，你只管跟着瞎吵！”

紫芝趁势走出，来到倚兰堂。只见余丽蓉、姜丽楼、潘丽春、蒋丽辉在那里闲谈，旁边放着一桌十湖。四人见了紫芝，都欠身让坐。紫芝道：“你们为甚么不看牌，却在这里清谈？”余丽蓉道：“因为丽辉姐姐不大高兴，所以歇歇再打。”紫芝道：“丽辉姐姐为甚不高兴？”蒋丽辉道：“我们一连看了八轮，我一牌未成，这不是讨罪受么？并且每牌总是一张老千，从未起过空堂，牌牌总要打九索；至于破梆、破群，更不必说了。尤其可恨的那破梆、破群，再不教你成个二报、三报，他总是一张八饼、一张二索，或是一张七饼、一张三万，教你八下不成副。及至巴到十成，不是人家糊了，就是上家拦成。你说这面糊鬼令人恨不恨？教人气不气？再顽半天，我还气成鼓胀病哩！可惜我今日来的匆忙，未将剪子带来，这是他的命长。我明日一定戒赌，妹妹莫劝我。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何敢劝？但姐姐又何须劝？今日戒，明日开，那是向来的老规矩。并且这戒赌二字，我从太后颁恩诏那年，一直听到如今了。姐姐莫生气，妹子替你看两牌。”姜丽楼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大家归坐。紫芝一连看了几牌，谁知牌牌皆成，不但不输，并且反做了赢家。把牌交给丽辉道：“你来看罢。如今反输为赢，大约可以不必戒赌了。”丽辉接过牌道：“人说你斗的好，果然不错。才看这几牌，都在我的意料之外，倒长许多见识。明日一定要送门生帖过去。”紫芝道：“拜门生你且暂缓，等我老师开了剪子店，替你多多预备几把剪子，你再来。”说的众人不觉好笑。

紫芝走出，要去看看象棋，找了两处，并未找着，后来问一丫环，才知都在围棋那边，随即来到白茶亭。只见崔小莺同秦小春对局，旁边是掌乘珠、蒋月辉、董珠钿、吕祥冀四人观局。那对局的杀的难解难分，观局的也指手画脚。紫芝道：“教我各处找不着，原来却在围棋一处。看这光景，大约也是要借点馨香之意。”只听蒋月辉道：“小春姐姐那匹马再连环起来，还了得？”董珠钿道：“不妨，小莺姐姐可以拿车拦他。”吕祥冀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这话说的倒好，也不望马后看看。”谁知秦小春上了马，崔小莺果然

拿车去拦，这里吕祥莫连忙叫道：“小莺姐姐拦不得，有个马后炮哩！”话未说完，秦小春随即用炮把车打了。崔小莺道：“人家还未走定，如何就吃去？拿来还我！”秦小春道：“你刚才明明走定，如何还要悔？”掌乘珠道：“小春姐姐把车还他罢。况且这棋小莺姐姐业已失势，你总是要赢的，也不在一车。”紫芝道：“二位姐姐且慢夺车，听我说个笑话。一人去找朋友，及至到了朋友家里，只见桌上摆着一盘象棋，对面两个坐儿，并不见人。这人不觉诧异，忽朝门后一望，谁知他那朋友同一位下棋的在门后气喘嘘嘘夺车。恰好今日二位姐姐也是因车而起，好在有例在先。”紫芝一面说着，故意大声叫道：“丫环，快将门后打扫打扫，少刻就有客来了！”

题花按着扇子，一面撇兰，一面笑道：“女孩儿家恁响喉咙，也不管吓得人来怕恐，准备精皮肤一顿打！”紫芝道：“有件奇事：一家养口小猪，忽然得个怪病，伏在地下，将尾乱摆。有人传个方儿，教他磨些黑墨涂在尾上就好了。那知摆的更甚。这家没法，只得把兽医请来，偏偏这兽医又是近视眼，走来一望，见那猪尾上黑墨画的满地横一道，竖一道，看了一看，回头就走，道：‘这样好猪，还说有病？’这家忙问道：‘怎说无病？’兽医道：‘我们虽是兽医，也要望闻问切。你莫看别的，只看猪尾就知道了。他如果有病，怎么还撇的那样好兰哩？’”题花笑道：“好啊！替你画，你还骂我！”紫芝道：“这个只好算个笔资罢。”

忽闻远远箫音嘹亮，甚觉可耳。紫芝正要叫丫环去看，只见芳芝走来说道：“诸位姐姐听听，这箫品的可好？”众人道：“不知那位姐姐品的这样好箫。”忽听又有笛音，倒像箫笛合吹光景。芳芝道：“刚才我同再芳、兰荪两位姐姐看了芍药，到了莲花塘，兰荪姐姐被他们邀去投壶。再芳姐姐因见绿云妹妹铁笛、铁箫甚好，所以约了亚兰姐姐、绿云妹妹，就在水阁合吹。这箫笛借着水音，倍觉清亮，又是顺风吹来，远听更有意思。”左融春道：“如此妙音，箫笛必另有不同。姐姐把我带去看看。”二人携手去了。

紫芝也随后跟来，走到桂花厅，只见林婉如、邹婉春、米兰芬、闵兰荪、吕瑞莫、柳瑞春、魏紫樱、卞紫云八个人在那里投壶。林婉如道：“我们才投几个式子，都觉费事，莫若还把前日在公主那边投的几个旧套子再投一回，岂不省事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就从姐姐先起。”婉如道：“俺说个容易的，好活活准头，就是‘朝天一炷香’罢。”众人挨次投过，也有投上的，也

有投不上的。邹婉春道：“我是‘苏秦背剑’。”米兰芬道：“我是‘姜太公钓鱼’。”闵兰荪道：“我是‘张果老倒骑驴’。”吕瑞莫道：“我是‘乌龙摆尾’。”柳瑞春道：“我是‘鹁子翻身’。”魏紫樱道：“我是‘流星赶月’。”卞紫云道：“我是‘富贵不断头’。”众人都照着式子投了。紫芝走来，两手撮了一捆箭，朝壶中一投道：“我是‘乱劈柴’！”斗的众人好笑。

紫芝说笑一阵，信步走到秋千那边。只见田凤翮、施艳春、薛蘅香、董翠钿、蒋素辉、卞彩云六人，在那里一起一落打着顽。紫芝道：“我看你们打来打去，不过总是两个俗套子。据我主意，何不各抒己见，出个式子，岂不新鲜些？”彩云道：“如是甚好。就请凤翮姐姐先出。”田凤翮道：“妹子出个‘平步青云’，要双足平起。”薛蘅香道：“我是‘鲤鱼跳龙门’，要双足微纵。”施艳春道：“我是‘金鸡独立’，要一足微长。”董翠钿道：“我是‘指日高升’，要一指向日。”蒋素辉道：“我是‘凤凰单展翅’，要一手朝天。”卞彩云道：“我是‘童子拜观音’，要一手合掌。”都照式子打了一回。彩云道：“倒是紫芝妹妹会顽，果真出个式子，就觉有趣。”田凤翮道：“紫芝姐姐何不出个式子也玩玩呢？”紫芝道：“我怕头晕。”薛蘅香道：“姐姐向来斗的趣儿甚好，既不打秋千，何不说个笑话呢？”紫芝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因想了一想，登时编了一个笑话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